

流金岁月

故园树忆

■何淑丽

老家的树现在是一棵也没有了，可是，它们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中。

槐树

紧挨堂屋门口西边是一棵槐树。

春天来了，槐花开了，清香味道飘散了。一日，风和日丽，爷爷从树上砍下长满槐花的枝条，奶奶就开始坐在树下捋槐花。她身前放一个竹筐，左手拿起长满花苞的枝条，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从上往下捋，那些白色的花苞就排着队，听话地滑进筐子里，花苞越来越多，松松软软地簇拥着，亲亲热热地依偎着，白色的长弧形花苞，上宽下窄，被红褐色的花萼包裹着，纯净而明艳。

摘满了一筐，我跑过去，又递给她一个筐子，母亲也来帮忙。被摘掉花朵的树枝，最醒目的是它们被砍断的地方，裸露出树干白色的部分。我搞不懂，为了摘几朵花，就把已经长好的枝丫砍断，太可惜了，只摘花不好吗？大人的回答是，把枝丫砍断了，到明年的时候，它们还会长出更好的枝条来。砍伐也是一种保护、一种爱，小小的我懂这些，只是心疼被砍掉的树枝。

新摘的槐花用水洗净后，拌上面，在锅里蒸，熟后以佐料调之，就是一顿美味的食物了。可惜年幼的我挑食，当时并没有觉出它们味道的鲜美，直到成年后才体会到。

夏天到了，绿叶长满枝头，撒下一片绿荫，走出屋门，就可以享受那一片自然的清凉。

一年又一年，记忆中的槐花树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后来，因为盖新房，槐树影响了新屋的建设，第二年，就闻

不到槐花的甜香了。

柿树

在槐花树的偏西南方向，是一棵柿树。

最喜欢初春，柿子花开，一段时间后，地上就落满钟状的四瓣小花，鹅黄中透着光泽，玲珑剔透，惹人怜爱。好像知道你喜不喜欢它，不用你去摘，它们自己就落下来，真是善解人意的小花儿啊。这样的花儿随着流水“共沟渠”，岂不是太可惜？我喜欢把它们捡起，用线串起来，就是一条美丽的项链了。戴着这样的项链出去，惹得小伙伴们一通羡慕。于是，第二天，几乎每个小朋友的脖子上就都挂着这样一条首饰了，妹妹把它戴在手上，就是一条手链了。在物质匮乏的岁月，柿子花满足了小女孩对美的最本质和朴素的追求。

秋天，等到柿子变成黄红色且表面光滑有硬度的时候，家人就会把柿子摘下来一部分，在温水里泡一段时间，除去柿子中的涩味，就是人们所说的溇柿了。吃起来又脆又甜，可以存放较长时间。

这个时候，奶奶会把些柿子送给左邻右舍，让他们也分享甘甜的滋味，因为分享，甘甜更增加了几分。我喜欢吃红色的软柿子，更喜欢把吃过的柿子托粘在墙上。一个一个数过去，可以看看自己吃了多少个，这无聊且不卫生的举动，现在看来却是童年美好的记忆。

香椿树

我家的院子里，最多时候有七棵香椿树。

这些香椿树长得特别高特别粗，小时候的我需要伸开胳膊环抱三次，才能围着它转一圈。而

且又那么高，我要把头高高抬起，才能看到它的顶端。

香椿树的花极不显眼，也不会结果，但它的叶子是人们喜食的香椿叶。

我总是喜欢抬头看它。春天是香椿树最热闹的时候。初春，天气刚刚转暖，香椿树开始长它的叶子了。等到叶子又嫩又小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那么多香椿叶，无论如何也吃不完，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带到集市上去卖，那个年代，自行车是比较奢侈的物品，带着这些叶子走那么远的路，也不是一件易事。叶子可以带来收入，也是意外之喜。

新鲜的香椿叶，可以炒鸡蛋吃，叶香蛋鲜，味道极美。吃不完的叶子，洗干净后晾干，用手轻揉使它们变软，用盐腌制，放在干净的罐子里，每次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用水淘洗后，浇上香油，清新爽口。

家乡的人们喜欢吃热豆腐，调豆腐的佐料中，就有用香椿叶做成的汁液。

除了叶子，香椿树的生长时间长，所以材质坚固，是做栋梁的好材料。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时代，它是人们盖房子的首选。

所以，它们就一棵一棵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核桃树

院子大门口地方，是一棵核桃树。好像是太爷爷栽的，它很好地诠释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老话。

从春天开始，看它的叶子越

长越多，越长越大，看它不知何时有了果实，看绿色的核桃慢慢变大。终于等来了谷子满场的时候。这时候的核桃，外面还包裹着青色的外皮，要露出里面的硬壳，需要先把外面一层青皮去掉。去除青皮要小心，那些汁液如果不小心沾到衣服上，就再也洗不净了。

终于小心翼翼地清除掉青皮了，找块砖头，找个锤子，或者直接是两块砖头，把核桃放在中间轻轻砸，打开外面的硬壳，就可以看到藏在里面的核桃仁了。揭开外面的一层黄色膜，就可以看到白色的核桃仁了，把核桃仁一分四瓣，你一块，我一块，放在嘴里吃，有点甜有点香，两个字，好吃，三个字，很好吃。

叔叔是砸核桃的高手，一个核桃放在他手中，砸开外面的核桃壳后，里面的核桃仁还是一个整体，他称之为“囫囵吞”。小伙伴们也很好奇，就纷纷把自己手里的核桃拿过去，让叔叔帮忙砸，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囫囵吞”了，开始舍不得吃，后来，还是经不起诱惑，“囫囵吞”不再囫囵了，它进了小伙伴的小肚子里。

核桃树有很多年了，结的核桃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依然很喜欢它。

院子里的树用自己的经历无言地告诉我：很多我们以为不变的东西，都有可能变化，就像我们以为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人，也会离开。我们能抓住的，唯有当下。

诗风词韵

家书（外二首）

■苦丁
母亲自老家寄我
一股青草味
一场麦扬花
一池蛙鸣
我打开信，满含热泪
一口气，我读出溪水绕村流
绿树成荫映小村
几声犬吠，老屋顶上
炊烟袅袅，月如钩
沿着浓浓的方言
我走回自己的乳名
那个故乡在我眼里
凝成一滴铅重的泪
我忍痛，强含着

老屋

给爬满青藤的老屋落把锁

将钥匙揣进怀里，走出门
依依不舍地回首，含泪嘱咐
檐下的麻雀别远去
家门前的大槐树守好门户
忍不住再一次回头
门楼顶一张蜘蛛网
仿佛早早织成了乡愁

小草

无名犹如站立云头的鸟雀
唱响一首三月亮丽的歌
太阳的万道霞光，映照着山川大地
风中飘落的一粒草籽
落进泥土，复苏一场绿色的梦
小草从没有感到自己的渺小
也无须物恹恹其伟大
作为小草，知足地叫一声
我已拥有了一片脚下的泥土

故乡蛙鸣

还有那
在夏夜听到的此起彼伏的蛙鸣
当回到故乡，那些鸣又嘹亮地响起
欢快的悠远的，由远及近

一切过去的已经回来
一切遗忘的也被记起
蛙鸣阵阵，动听的乐章
回响在故乡芬芳的庄稼地里
回响在记忆深处永远的夏夜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故乡的蛙鸣
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深深地埋在心里
一遍又一遍的蛙鸣
如同故乡声声呼唤
回来吧，流浪的孩子

记忆深处，对故乡的遥远记忆
黄昏中的清风，田间的玉米林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讲座预告

在漯河这片土地上，历史人物层出不穷。据郾城、舞阳、临颍古县志记载，漯河涌现的清官、廉吏、豪杰、义士达300余人，贾山、丁鸿、许慎、范滂、陈寔、荀攸、荀攸、刘牧、李振声、陈星聚等，都是漯河本土历史廉吏，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大家熟知的成语“克己奉公”“防微杜渐”“干云蔽日”“梁上君子”“揽轶澄清”“不祭泉陶”等故事，至今仍流传于世。

你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吗？

2020年8月15日（周六）上午9点整，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将在市区马路街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四楼举办，由漯河市博物馆副馆

长赵永胜以《漯河历史上的廉吏》为题，为您讲述他们及他们的历史故事。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参加人员请扫描此二维码进群
(七天内存有效)

儿女情长

家有老娘

■热土

每天清晨，不论我起得早晚，厨房里总是凉着一杯水，有时是白开水，有时是清火茶。

水是老娘准备的，她说早起一杯茶有助于健康，顺带着提醒我吃降压药。

老娘年纪大了，早几年就有认知障碍的迹象，这几年愈来愈明显。因为患病，她总是休息不好。只要坐下，一准儿会打盹，躺到床上却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尤其是晚上，只要我没在家，她总是不睡，说是不放心我。我让她放一万个心，她这边答应着，那边照等，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有几次，我半生气半开玩笑地对老娘说：“把我装在你的口袋里吧！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娘听了，微微一笑，歪着头若有所思。

老娘出生在农村，姊妹6个，一生坎坷不断。过去，农村长大的女孩，从小就承担家务、下地干活。嫁给父亲后，她随父亲去了福建，在大山里巡诊，老娘带着我哥、我姐住在医院里。好在山里人淳朴，经常给我们送吃的，我们不再为饥饿发愁。

1974年，老娘随父亲回到了河南，响应号召去了一家乡镇医院。日子刚稳定下来，又遇到1975年8月的大洪水，那时我刚出生。因为洪水的原因，老娘的档案丢失，父亲跑了很多年、很多次，医院才把老娘重新招为集体工。这件事过后，老娘常嘱咐我说：“老百姓办事不容易，你能帮的一定要帮，尽量让人少跑腿，更不能吃人家的、拿人

家的。”

老娘虽然没上几天学，但她十分好学，在家坚持自学，能像在校学生一样无障碍阅读，直到现在还时不时翻开报刊津津有味地看个没完。老娘自认为没什么学问，所以对学习好、有学问的人特别喜欢和尊重。学习上，她对我们三姊妹要求比较严，可惜，我们几个学习都不太好，有点辜负她的期望。

老娘要强，她觉得不吃智就吃力，总之，得有点儿用处。年轻时，她在队上挣工分，从来不输给别人；到医院上班后，无论是当护士还是护士长，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老娘这大半辈子，人生的伤痛也经历过不少。我8岁左右时，哥哥因高考失利，扒火车离家出走，差点摔死；我10岁左右时，老娘因病做了个大手术；2004年，姐姐被查出患有脊髓空洞症，多处求医未果，手术后，还时常被病痛折磨；2005年，哥哥突发脑溢血，39岁就走了……接连发生的不幸，使父母苍老了许多，为避开伤心地，他们搬到了漯河。

这几年，一家人的日子慢慢平静下来，老娘却老了，患病了。我想拼尽全力把老娘的病治好，找多名专家咨询后，得出一致结论：认知障碍是不可逆转的，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直到认不得人、记不得事。

在我看来，一杯水象征的是母亲透明而深沉的爱，它能帮我缓解疲劳，抚平伤口，提振精神。它虽平淡无奇，却让我一直感受着这人世间至爱。作为儿子，我多么希望这份爱能永存！

家有儿女

小外，你好

■赵杰

家有孩童很辛苦，每天都有干不完的琐事；家有孩童很快乐，每天都有装不完的喜悦。

小外孙眨眼间就过两岁了，我们叫他小外。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孩子。不知从哪天开始，他本事大长。

走路不再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样子，而是像展翅的小鸟一样伸开着双臂仄仄身子疾如旋风一般快跑，爬高上梯也像猴子一样麻利起来。稍一疏忽，他就“噌”地一下脱离你的监管站到床头柜上去，或者爬上桌子吃力地抓起暖水瓶去倒开水，吓得你惊叫连连。

他喜欢双脚并起来在地上跳跃，只要有大人人们在欣赏，他就很高兴、很卖劲儿，会一边跳一边指挥我们伸出大拇指“点赞”。

他喜欢在床上翻跟头，翻到哪里算哪里，从不顾及是否会摔床、是否会撞墙，只要大人保护他不掉床，再不停地以掌声、呐喊声鼓励，他就不停地翻，往往能一口气翻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

他的智力发展进入了爆发期。墙上的动物、植物和交通工具挂图，给他指认一遍后就能准确地说出每一个名称。我们给他读古诗词、读小故事、读三字经，他从不跟着读。但我们发现，一首古诗词或是一个小故事，只要给他读上两三遍，他就能记下来。随后，你只要说两个字起个头，他就能顺着把后面的内容全背诵出来。

带他上街，给他讲“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再见到红绿灯时，他就会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看到洒水车、消防车、搅拌车、公交车等不同车辆时，他都会直接叫出车的名字，甚至还会直接说出其英文叫法。

他甚至还说：小孩子不听话乱吃东西，就会肚子疼，肚子疼了就得去二院找郭医生，这是去年秋天我们带他去就医给他留下的记忆。家里人的名字，凡对他说过的，他都能随口说出来。

他的自主意识觉醒了，增强了。

他越来越喜欢穿上大人的鞋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给他冲奶粉喝时他不再是充满期待地看着大人加水、添奶粉、搅拌，然后拧上奶瓶盖子递给他，他坚持要自己参与，至少要亲手拿起小勺子往奶瓶里添奶粉；喂他吃饭时，他常常会坚持自己拉拉链、扣扣子；带他出去玩回来要上楼时，他拒绝让大人抱着，一定要自己上楼梯，尽管腿短看起来很吃力，他还是越上越卖劲，只要你不吝赞美之词地夸奖他；有时我们叫他宝宝，他会立即很认真地纠正：“我不叫宝宝，我叫刘牧云！我是大孩子啦！”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家里的电视、街头的广播、大人的交谈，随时都能给他的语言学习提供帮助。一天早上，他起床后就对姥姥一字一顿地说：“姥姥，有国才有家！”连说三遍，家人都惊喜不已——他的“政治觉悟”真高啊！一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脸认真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他说短句子越来越流利，说长句子还是有点吃力的。最近，他能组织句子向别人作自我介绍了。他会依次说出自己的名字、年龄、住处，接着说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姑姑的名字，再准确说出妈妈和姥姥的手机号。

小外，你好！我们都爱你啊！

红尘百味

门前的小竹林

■郭纪山

我家的大门前有一片竹林，是我亲手所植，屈指算来，也有近三十年了。

门前有坑，坑漏漏坑，蓄不住水。夏秋季节水大，积了满满一坑水，不多久便渗干了。坑就这样常年荒着，坑里、坑坡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而杂草的生命力又特别强，一年下来锄几遍也锄不干净。

于是，我就从别处移来几竿竹子，栽在坑坡上，准备来个以竹治草。不想，十多年后，竟葱葱成林，使冬日略显荒凉落寞的村庄多了一处青绿，添了一抹生机。

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竹，为“岁寒三友”之一，是画家的爱物。由于竹子凌寒傲雪，骨坚有节，亭亭而立，很自然的，人们就赋予它很多的象征意义。

我家的这片小竹林，一到仲春，便好像铆足了劲，一夜之间萌发出无数个尖尖的紫褐色竹笋。放眼望去，密密麻麻，万头攒动。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一

个劲地比着往上长，没几天便成了一竿竿新竹。新竹一天天长高，脱去壳皮，青绿如碧玉。

竹笋太密，挤挤扛扛，影响生长，往往得剔除一些。当然得等到竹笋长到一尺来长时才能剔除。不然，过长则老，难以食用。正如古人说：“不须咒笋成新竹，顿顿食笋莫食肉。”竹笋鲜吃自然清爽可口，入坛腌渍、晾晒成“干儿”，亦不失为上等的佳肴至味。

至于夏秋季节，竹林铺下一片绿荫，微风轻拂，透出阵阵清凉，正是品茗、读书、谈天、吃饭的好去处。浓荫下，茶喝得神清气定，书读得乐然陶然，天谈得云里雾里，心旷神怡……

最令人爽心的是一天的早晚间，竹林里聚集了上百只鸟雀，如集如会，鹊之叽叽喳喳，鸟之啾啾啾啾，悠扬婉转。若有惊动，戛然而寂，片刻又复鸣如初。

尤其是早上，天刚微曦，鸟雀即鸣，像时钟一样准。时急时缓，如应如答，卧床谛听，似缥缈之天籁，如悦耳之仙乐。

别样情怀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今天做账，总账与分账差了0.01元，加加减减的反复核对了十多遍，却怎么也找不到错在了哪里。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把所有数据清零，再一笔一笔认真真核对。一通忙活后，还是这种老老实实在的笨方法起了作用，总账与分账总算平衡了。

干财务的，对不住账的事时有发生。有时，为了一个数字、一笔账，会把几个月的账本凭证，甚至是跨年的有关财务资料都找出来，大海捞针一样寻寻觅觅，一笔一笔的仔细核对。白天办公室人声鼎沸，不安静，我就在夜深人静时加班做。很多做财务工作的人都说过：要是可以，自己把钱掏出来填到账上都愿意，但账与现金是两回事，错了款，自己拿出来填补就行了，而账务只是一批互相关联的数字，总账

与分账最终要达到平衡才行。

想想，人这一辈子，与账务工作还真有些相仿，正所谓“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年轻时就开始做梦，谋划着自己以后的人生，为之努力奋斗，但走上社会后，却发现这路越走越不像自己梦想中的那条。赵传在歌中唱道：“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人活在世间，有几人能把握好现实与梦想这笔账呢？

1989年，我读初中，怀揣着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梦想，每天都努力拼搏着。中招考试时，我的成绩相当优异，但在上师范、中专和上高中这个选择题中，我犯了难。后来，我被中专录取，但被调整了学校与专业：棉花加工。而我学的是中文，

我想当作家。

面对人生第一道计算题的偏差，我很无奈，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有什么见识？能有中专上，毕业了还包分配，更可以早点工作为家人分忧，我无可选择。《大话西游》里有台词说：“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不是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那是电影，在现实社会，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做账，错了一个数字，虽然烦恼，但总是可以千辛万苦找到那笔错账，让账务分毫不差；做人，是不可能账账平衡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小的偏差不可怕，有点错误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人生并不是一道精确到几位小数的算术题，更没有唯一的答案，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不必算得

那么清清楚楚，只要不影响主流，可以大度一些，忽略不计；也可以边做边调整、边改正，直至做出一个最接近、最适合于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

在人生的起初，我就偏离了理想，好在我没有放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时候，我努力读书，不放弃写作与书法的爱好，渐渐的，我因为写作与书法上的特长调整了工作岗位，由基层车间走向办公室，又由办公室走向局机关……虽然我没有成为梦想中的作家，但我不断调整人生思路，对于我来说，人生已无限接近于理想了。

人生的账目错就错了，小的就糊涂些，直至忽略不计，大的也不必消沉，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正确的思路，人生，就不是一道解不开的题，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才是我们做好下一道题的正确态度。